

郝晓飞
◎著

花色妖娆

为了梦想
漂在广州这座城
用智慧和汗水打拼
为了尊严
她们流着泪水证明
如花般妖娆的
不仅仅是青春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花色妖娆

为了梦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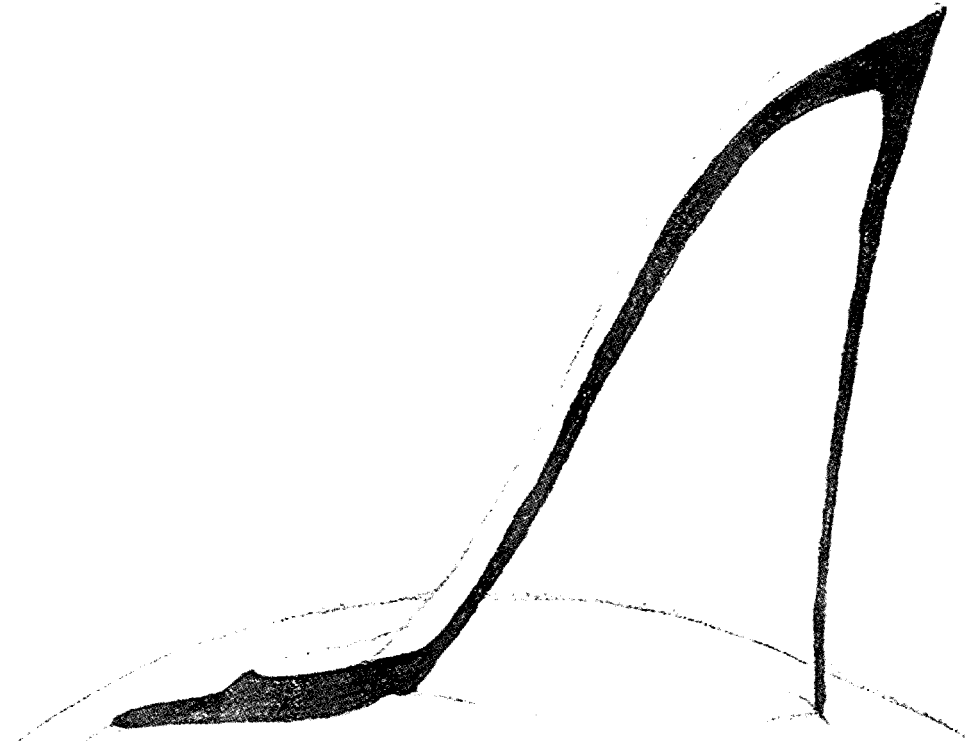
漂在广州这座城 用智慧和汗水打拼

为了尊严

她们流着泪水证明

如花般妖娆的 不仅仅是青春

郝晓飞◎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色妖娆/郝晓飞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07.4

ISBN 978—7—5396—2674—1

I. 花... II. 郝... III. 长篇小说 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1435 号

花色妖娆

郝晓飞 著

责任编辑:胡 莉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640×960 1/16

印 张:15.25

字 数:250,000

印 数:6000

版 次: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—7—5396—2674—1

定 价:20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

c o n t e n t s

录

1. 一半是海水,一半是火焰 /001
2. 让我遇到这种事,这难道是命 /021
3. 有权就有一切? /044
4. 这个世界太虚伪,太丑陋了 /065
5. 我做错了什么? 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 /090
6. 不可以再浪费生命了 /104
7. 我为什么还活着? 天哪,饶恕我吧! /121
8. 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并不是神话 /136
9. 过年——漂在广州的寻梦一族 /150
10. 爱像有毒的罂粟花,有令人目眩的美丽 /173
11. 这样的男人,是世界上最自私的动物 /187
12. 风云突变,造化弄人 /205
13. 人生只有靠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 /224
- 尾声 /237

1 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

城市如钢筋水泥的丛林，高大的建筑似一头头怪兽倾斜下来，整个城市在欲望中燃烧，她奋力拨开潮水般的人流在街道上奔走，努力寻找。“我要找什么？”她问自己，“也许我要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”

看到一个美得让人心疼的女孩，她张开手臂扑过去，脚下的路开始断裂，一阵狂风把女孩抛向半空，似一片雪花在空中飘荡，她追随着那片雪花向南、向那最温暖的地方飞去，雪融化了，她看到了蓝色的海，什么东西跃出了海面，渐渐蒸腾燃烧成火红的一片……

这是梦吗？可梦从来都是没有颜色的呀……

她的身体被强大的气流裹住，旋转、降落，终于落入浩瀚碧蓝的海水中……

“零——”

半梦半醒中她伸手抓起床头的电话，“喂，”话筒里传来空灵的声音，“见鬼……”她嘟囔着扔掉电话继续梦着。

沈染是个很自我、极现代的时尚女孩，三年前在这座城市里有了自己的房子。她的卧室很大，落地窗占据了整整一面墙，她喜欢裸睡，喜欢躺在床上看月亮；如象牙般白皙光洁的身体，一半在黑暗中，一半在月光下，月光是轻淡的蓝，光影的斑驳把床和床上的人勾勒成一幅美丽的油画，恰似夏娃由亚当的肋骨变来、维纳斯诞生于海浪之中……

海浪的声音越来越近，一个浪花打来，她的身体像鱼儿一样钻进了温暖的水中，荡在被欲望染红似火焰般的海浪中……

海浪的声音越来越响……



是铃声，噢，是手机的铃声。梦还没醒透，这次她真懒得动了，可手机不依不饶，有仇似的揪她耳朵。闭着眼睛，她极不情愿地抓起枕边的手机贴在耳边。

“阿染，”手机里传来一个很有磁性的男中音，“你在外面吗？”

“我在床上……”

“哦，不好意思，打搅你的美梦啦，嘿嘿……”他嘿嘿一笑道，“刚才打座机，你没接，我还以为，这会儿，你准在外面狂欢哪……”

“大明星，”她从嗓子眼儿里咕噜了一句，“几，几点了……”

“还早哪，才一点多，”他饶有兴致地说，“我刚拍完一场情感戏，可能是太投入了，一点睡意也没有，要不要出来喝一杯呀……”

“算了，呵……”她长长地打一个哈欠。

“不会吧？”他故意讥讽道，“像你这样意识超前的女生，这个时间应该泡在酒吧里高谈阔论……”

“少来！”她的声音有点愠怒，“大帅哥，你这套激将法只适用那些后现代的小女生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我的大小姐，”他嬉皮笑脸地央求着，“就算我求你了，我开车过去接你好吗？”

“不好！”她坚决地说，“我刚回来，时差还没倒过来哪，我要睡觉。你实在睡不着，就打电话给雨洁吧，反正她写小说也需要素材，呵……”

“雨洁？”他提高了嗓门，“你看了昨天的报纸了吗？”

“昨天的报纸？”

“是呀，就是十二月十九日报纸上那篇有关她的报道……”

“见鬼！”她叫道，“我昨天还在法国哪。”

“好了，”他的声音显得异常兴奋，“晚安，大小姐，做个好梦吧，我就给雨洁打电话。”

关掉手机她在床上翻了个身，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床上度过的，床对每个女人都太重要了，她把自己的这张大床弄得舒服极了，和卧室的格调颜色一样：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。

在这张床上欲望燃烧成灰烬后，只有一片月光依然冰清玉洁，每个

人都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月亮。只有床上这个月亮属于你，伴你入梦……

电话又响了，她近乎恼怒地抓起了话筒，正要发火，传来的是雨洁柔柔的声音：“阿染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她转怒为喜道：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……”

“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我在做梦呀。”

“听说你刚从全世界最浪漫的巴黎旅游回来，嘻，又在做什么美梦？”

“刚才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我在城市中奔跑，拼命地搏击，与命运抗衡……”

“行了，大总监，做梦还在搏，你已经是现代青年的楷模了，才几岁就有了自己的靓屋、靓车，下次评选‘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’我一定投你一票……”

“好哇，为了这一票我请你吃海鲜，再给你介绍个靓仔……”

“打住吧！”雨洁嗔道，“上次你介绍给我认识的，那个电视台的大明星，刚刚打来电话发神经。他刚排完夜戏，兴许是太入戏了，亢奋劲儿还没过，想找个人去酒吧，可我这会儿也很投入，完全进入了小说里的人物角色，痛苦得一塌糊涂，哪有心情陪他喝酒胡侃……”

“唉，没办法呀，”她叹道，“谁让我们是单身女人哪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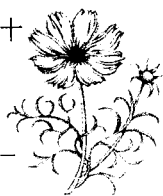
“单身女人听起来总是带有一点沧桑的味道，可话又说回来，单身女人怎么了？”雨洁不满地说，“单身女人就该三更半夜被这些发情的无聊男人骚扰吗？”

“行了，”她嬉笑道，“没人骚扰你，你挨得住寂寞吗？又该抱怨自己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了。嘻……”

“好了，不和你贫嘴了，”雨洁的声音变得空灵，“我已经对这座城市失望了，准备卖掉房子回北方……”

“好姐姐，”她劝慰道，“都说明年是转折的一年，别走了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生活会对你露出笑脸的……”

“你看了昨天……”雨洁的声音变得沉重，“嗯，更准确地说，就是十二月十九日报纸上有关我的那篇报道了吗？”



“搞什么呀？”她有些不解了，“刚才那个大帅哥说起这篇报道时语气就怪怪的。上个月那两个记者采访你时，我也在哦，不就是他们看了你的小说《欲望派对》，有感而发，想以你这个人 and 你的小说为切入点，写一篇有关南漂族在广州生存状态的文章嘛！”

“是呀，我们都太善良了，把所有的人都想象成……”雨洁说不下去了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“唉……”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她追问道。

“你上网看一下吧，”雨洁的声音有些抖，“我都成了头条新闻人物了，上了各大网站的首页，题目是——《女作家出书曝‘二奶’经历》。还有我的彩色照片……”

“浑蛋！”她愤怒地喊着起身打开电脑，“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哪？！这是肆意践踏被采访者的尊严！这些记者的良心难道被狗吃了吗？！难道就是为了吸引眼球、为了新闻炒作就可以连最起码的道德良心都不顾了吗？！”

“我已经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了，也要求他们马上撤下网上所有有关的不实报道！他们也向我赔礼道歉了，还说文章的内容写的确实是‘南漂’，是正面的报道，只不过是标题用得不恰当，引起了一些负面的……”

“不是我说你，你太老实了！”她打断了雨洁的话，“在这些人的笔下，你写和已婚男人有情感纠葛的女人，你就成了‘二奶’；你要是写强盗、杀人犯，难道你也成了强盗、杀人犯了吗？！”她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读者的留言，“告他们！他们还有没有职业道德？！一篇文章他们倒是捞足了资本，那个违背良心的狗屁标题一下子使他们成了‘名记’。你却成了千夫所指的‘二奶’……”

“告他们？”雨洁的声音越加沉重，“我刚才和我的律师通了电话。他说：你个人和媒体打官司，胜算不大，即使是官司打赢了，你的名声也完了。从起诉的那天起，就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，全国的各大媒体都会跟风炒作，说什么美女作家、二奶日记，已经是最好听的了，还有更难听的哪。你个人只有一张嘴，能斗得过媒体吗？你走到哪里都会被狗仔队跟踪拍摄，把你的照片登在网上，很快你就会被炒成……”雨洁说不下

去了。

“那就这样算了？”

“不然能怎样？”雨洁说，“我不是一个人，还有我的家人、兄弟姐妹，要是我一个人，我就豁出去了，和他们打这场官司！可我的家人怕被牵连，他们是要名声的，我的父亲、家人都是有名望的，他们不同意我和媒体打官司，他们要我忍受。鲁迅先生不是有这样一句名言吗：沉默就是最大的蔑视！唉……”雨洁叹道，“可我此刻有一种刺痛的感觉，我现在更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！没办法呀，人都不是独立存在的，每个人身上都要背负家族的……”

雨洁沉默了，听筒里传来的是轻轻的叹息。

沈染当然知道，这只是开始，她很想安慰雨洁，但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……

“这座城市太让我伤心了……”

许久听筒里才传来雨洁的声音。

“就当是炒作吧，”她终于想到了一句安慰的话，“文章的通篇还是正面的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样的标题是为了抢眼球搞出来的。”

“人是什么？！这些人为了自己出名、为了私欲，竟然可以贱卖自己的良心……”

“这里的人让你伤心了，可这座城市……”

“是呀，其实，我是很爱这花一样美丽的城市。”

“是呀，我们都爱它，我们已经融入这里。我只想说：记住！不要轻言放弃！我相信，你会用你的笔，把这座城市和我们这些生活在这里的‘南漂’真实地写出来。我坚信，我们女人应该用自己的肩膀扛起头顶上的那片天……”

凌晨窗外下起了雨，今年的天气很反常，不该下雨的季节，广州却连续下了两个月的雨。滴答滴答的雨声敲打着窗棂……

“零——”

在清醒与睡梦中回旋，沈染费了好大劲儿才睁开眼睛抓起电话，听



到里面的广州白话，她嘟囔着摔掉话筒，“有没有搞错，发梦呀！”她气恼地把话筒摔在一旁，伸手轻轻一按，瞬间，淡淡的芳香从床头柜上那盏橘红色的莲花灯里溢出，慢慢在房间里散开，墙上的石英钟正指向四点，“看来今晚的觉是被彻底搅了。”她起身光着脚丫走到客厅，从酒柜里拿出一瓶红酒。

离开故乡许多年了，靠自己的打拼，她不再是普通的白领小资。她房间的主色调是淡淡的蓝，典雅温馨，用时尚的话说就是很有女人味。可不知为什么沈染不喜欢“家”这个词，也许单身女人的房子还不能算是个家吧。周围的好多女友都嫁了，她至今孑然一身，这大概是她不喜欢“嫁”这个词吧。如今她是鸿雁自动化仪器仪表公司的财务总监，在省行当行长的表哥段承志是公司最大的股东，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现在国内银行正在使用的FH-J。这几年，FH-J产品已经通过他的关系网，从省内发展到了全国。

回到床上，她懒懒地靠在木棉枕上，把玩着手里的红酒，透明的玻璃杯，清醇的液体，像兑了水的鲜血，留在喉咙里的感觉是酸涩的，泛进胃里却像一簇燃烧的火焰。她喜欢红酒，就像喜欢一个人睡在这张大床上，她也喜欢做梦，从懂事起梦就伴随她每年的三百六十五夜。

每天不知有多少人带着希望、带着梦想涌进广州，涌进这座花的城市——梦的天堂。

她起身推开落地窗，闪烁的霓虹灯一下子从窗口扑了进来，影影绰绰，她看到了那个从北国雪城一路走来的小女孩……

上世纪末的一个早上，火车是六点到广州的，一下车，扑面而来的是岭南潮热的空气中花的芳香。随着嘈杂拥挤的人流涌出站台，望着花坛里姹紫嫣红淡黄粉嫩的花儿在风中摇曳，她拖着行李箱茫然不知所措，似风中一颗小小的沙砾。

“靓女，宾都？”一个高颧骨黑瘦的男人走过来，眼睛骨碌骨碌地在她高高隆起的胸前打转。都说广州是一座充满欲望的城市，这里的男人有名的“色”。她厌恶地摇摇头，本能地缩紧了身体。见她听不懂广州话，男

人涎着脸改用普通话,“小姐,你去哪?”看他色迷迷地盯着自己,她下意识地抓紧箱子快步朝旁边摆放电话的小摊走去。

刚抓起电话她的手就被按住了。“你要干什么?!”她抬头一看,还是那个男人,忙抽回手。男人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递过去,她疑惑地看着他,他把头一摆,顺着他的视线,她仔细一看,那是一部没有线的电话,摆放在那儿只是为了招揽生意。

无奈,她只好接过他的手机。拨通后,手机里的声音怪怪的,传出一个带广州口音的男声,她想都没想就说找段承志,对方说自己就是。不对!这不是表哥的声音,受骗了!这个念头一闪,她仔细一看手机上没有显示号码,圈套!这个手机也是假的。想到这里冷汗“刷”地从她的脊沟里冒了出来,“你是冒充的!”说着她放下手机转身就走。

“站住!”她的行李箱被男人一把拽住。“你,你,”她紧紧抓住箱子,喉管一阵发紧,“你要干什么……”

“小姐,”见她吓得花容失色,他咧嘴一笑伸手捏了捏她白皙裸露的肩,“你不能走,还没给电话费……”

“浑蛋!”血腾地涌上了她的头顶,此刻她忘记了恐惧,“流氓!”她被彻底激怒了,使出浑身的力气朝那张丑陋的脸狠狠打了过去。

“哎哟,”男人捂着脸大叫起来,“打人啦……”

闻声围过来一群看热闹的人,男人一见人多就更来劲儿了,死死抓住她不放,“‘捞妹’打人啦,”(捞妹:是广州人形容闯广州的外地女孩来这里捞世界)他嚷道,“打电话不给钱,还打人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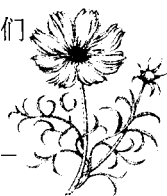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要流氓!你的手机是假的……”她气得满脸通红,用力想甩掉他的手。

“你说我是咸猪手,我就是咸猪手啦,”他更用力地抓住了她的手,“想让我放手容易,呀百扣(一百元)。”

“你这是敲诈!”她愤怒地喊道。

“对,这是敲诈,不能给他!”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

“怎么?打人还有理呀,”他捂着脸一副无赖样儿,“不给钱也行,我们先上医院检查,回头再去派出所……”



“靓女，你初来乍到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”一个保安模样的人拨开人群走过来，软中带硬假意劝道，“去医院检查再去派出所做笔录，可不是呀百扣能了事喽。”

“是呀，给他一百块算了，谁让我们是外地人，惹不起呀，还是破财免灾吧……”人们说着散开了，谁也不愿多管闲事。

上了的士，沈染的心情坏透了，心想，我为什么离开家乡？是因为北部那座雪城太冷，冷得让人心寒，可这里是南部最温暖的地方，我梦中的花园呀……

“小姐，”的士佬问，“宾都？”

这次她听懂了，“东湖路A-126号。”

车子向前飞驰，高大气派的建筑、五颜六色的广告牌、岭南特有的婆娑的棕榈树、万种风情的紫荆树从车窗划过。她无心浏览城市的繁华与美丽，都说广州是个国际大都市，它包容大气，充满竞争和商机，可刚刚发生的那一幕却好似一场噩梦。

下了高架桥进入老城区东山，她的心情豁然开朗，这里的街道十分幽静，宛如闹市中的一片绿洲，现代建筑和古老建筑错落有致地融为一体。经过一座天主教堂，车子停在掩隐在绿荫中别致的老式小洋楼前，门牌上清楚地写着——东湖路A-126号。沈染伸手按了按镂花大铁门上的门铃，一只纯种的“贵妇”，应声“汪汪”地扑了过来。“John！”出现在小楼门口的中年男人喝住了它。

“大表哥，是我，”许多年未见，沈染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表哥，“我是阿染。”

“你是阿染？”段承志惊异地瞪大了眼睛，快步走过铺着鹅卵石的小径，打开了院门，“真没想到都长这么大了……”只见她一身白色无袖长裙亭亭玉立，直泻腰间漆黑的秀发，有一种清丽脱俗的美。他欣喜地一把拉住她的手，“让哥好好看看……”

走进表哥家宽敞豪华的客厅，刚才的不快一下子跑到爪哇国里去了。

“怎么？现在社会上这么乱，小姨婆事先也不打个招呼，”表嫂吴秋芳

从房间里走出来，不阴不阳地说，“让这么靓的小表妹自己闯广州，也不怕出事……”

段承志不耐烦地打断了她话，转脸笑着对沈染说：“你表嫂就这个脾气，口无遮拦。”沈染脸一红弯腰抱起那个叫John的小狗，冲他一笑，“还真让表嫂说中了……”

于是她讲起了刚才在广州火车站的遭遇，没等她说完，段承志已经气得脸色发青，“太不像话了，”他抓起了电话，“车站是一个城市的门户，都是这些‘勒色’（垃圾），破坏了广州的形象，我现在就找人给车站派出所打电话，让他们好好查查……”

“算了，不就一百块嘛，”沈染一笑伸手按住话筒，“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嘛。”

“好，阿染，”段承志说，“就冲你这句话，哥送你一个见面礼。”说着拉起她走进书房，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盒子，“哇噻！”是一部价值五千多的新款诺基亚手机，她兴奋地抱住他，在他的脸上使劲地亲了一下，“哥，你太伟大……”看到吴秋芳阴沉的脸出现在书房门口，她吐了下舌头，忙从他身边跳开。

沈染被安排在二楼客房。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，再加上刚才那一幕有惊无险，她实在太累了，浑身酸痛，洗了个热水澡倒头便睡。一直睡到下午，她才被憋醒，躺在床上真不想睁开眼睛，无奈小腹胀得难受，她不愿意地起身推开房门，一股热浪扑来，汗跟着就冒了出来，她赶紧跑进卫生间，畅快淋漓地排泄后，侧耳听听整幢楼没一点动静。回到冷气很足的房间，她赶紧钻进柔软的被子里。早上刚下火车，还没感觉到广州这么热，尤其她这个从最北边雪城来的女孩，这种黏黏的湿热，实在让人无法忍受。表哥表嫂都上班了，看来只好再睡一会儿等他们下班了。

勉强在床上又撑了一会儿，肚子不争气地咕咕直叫，胃里像被无数只猫抓一样。看看表已经三点多了，饿呀！可每每冒出脑袋，想想走廊上、客厅里的热浪，又给逼了回去，说出来真丢脸，虽然自己生长在大城市，可雪城的夏天根本不用开空调，所以连空调都没用过。罢了，发点狠，撑



下去吧！又翻了个身，实在饿得不行了，胃好像被一只手攥住狠狠地挤压，看来是真的撑不下去了，“就是热死也不能饿死呀。”豁出去了，她“呼”地掀开被子，就在这时，枕边的手机发出了悦耳的声音。

“救星呀！”听到段承志的声音，她激动得差点哭了。“怎么？家里就你一个人？”他关切地叮嘱，“楼下客厅的空调遥控器放在古玩架上，温度都调好了，你按一下开关就行了，吃的东西冰箱里应有尽有，想吃什么，放在微波炉里热一下……”

放下手机，她欢呼着一跃而起光着脚丫跑下楼，没顾上开空调，直接就扑向了冰箱，拉开门刚要伸手拿鲜牛奶，“表小姐，”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她一跳，她不由得缩回手转过头，“太太上班前吩咐过，你是客人，不好动家里的东西，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。”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阿姨脸冷得吓人。沈染的脸涨得通红，嘴张了半天，一时语塞，就好像自己做了“贼”被当场抓住似的。说来也怪，饥饿的感觉竟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晚饭时段承志夫妇开车回来了，他们读高中的儿子暑假去旅游了，气派的餐桌上摆着丰盛的晚餐，多了一个人用餐，段承志来了兴致，让阿姨拿出一瓶洋酒，吴秋芳只瞥了一眼就推说天太热不想喝。

“阿染，别管她，”段承志笑道，“你表嫂是广州人，就这个脾气。来，我们雪城人是一定要喝酒的……”

吃罢饭，阿姨端来一套考究的茶具和一碟切得十分精细的各种水果。段承志悠然地喝着茶，随口问她毕业后想不想去外企公司，沈染一窘，垂下了眼帘将茶杯轻轻放在桌上。“小妹，”段承志没有注意到她低垂长长的睫毛在颤动，“听说你读的是双学位，雪城名牌大学的小才女，去外企还不是……”

“哥，我，我……”她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。

“怎么？”他这才注意到她的脸色十分难看，忙问，“出了什么事？！”

“我，”她脱口而出，“我没有拿到学位证书。”

“什么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”他放下茶杯，神情变得严肃起来，“就算哥还有点人情关系，”他为难地说，“可没有文凭，别说进外企，就连稍微好一点的工作也难……”

坐在一旁的吴秋芳用鼻子哼了一声，“我说嘛，姨公姨婆怎么舍得让小表妹来广州哪，原来是被学校开……”

“不是，我不是被学校开除的，”沈染急了，睁大眼睛真是百口莫辩，“我的学历证被老师搞丢了。”

“天方夜谭！”吴秋芳不屑地撇着嘴，“你说谎也不脸红，学历证对你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是天大的事，这关系到你今后的前途、命运，关系到你一生的……”

“你怎么可以随便乱讲，”段承志生气地打断吴秋芳的话，“让阿染把话讲完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们再想办法……”

段承志话音未落，一肚子委屈的沈染再也忍不住了，捂着脸“哇”地哭了起来。段承志忙冲吴秋芳摆摆手，又忙从放在茶几上的盒子里抽出纸巾递过去，吴秋芳满脸醋意地也斜了一眼已经哭得大雨滂沱的沈染，不情愿地起身向楼上的小客厅走去。

沈染是在外公外婆的溺爱下长大的阳光女孩，身上流着外公清朝皇族和外婆白俄贵族的混合血统。本科四年读的是中文，第二学位是企管。四年寒窗埋头苦读，一朝走向社会，谁也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。大四实习时，为了自己的工作和前途，大家都玩命似的使出浑身解数。沈染因为还要再读一年的企管，反而没那么急功近利，有一种超脱的淡然，也正是她的这份超然，深得她实习的那家出版社老总的赏识。

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人的一生注定要磨难重重，不管你是谁。毕业前夕遭遇情变，是沈染一生中最痛苦、最黑暗的日子。而同窗四年，一朝毕业，同学也是同林鸟，拿到文凭各自飞。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——祸不单行，沈染被情变折磨得痛不欲生，一个人躲在净月湖边小木屋舔自己伤口的那段时间，班主任老师把她的学历证书交给了班长——也恰是她最要好的朋友，她随手放进了宿舍的抽屉里，谁也说不清这张证书是怎样不翼而飞的，所有的人都在推卸责任。老师说我代你领了证书，可我把它交给了班长，丢失不是我的责任；班长说已经毕业了，我这个班长什么都不是了，再说我放进你抽屉里了，你是因为处理个人问



题没来学校,丢了责任就该自负。校方推得更干净,还郑重声明:教委有规定,学历证书只能是唯一的,不能补!

已经退了休的外公外婆,为了她的事被折腾得心力交瘁,尽管还在找人疏通关系,可沈染已经失望了,对这座城市的寒冷,对这里的人。她不再相信任何人了。大概是她骨子里叛逆的性格,让她摆出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,对外公外婆说了句“我出去旅游散心”,就登上了南下的火车……

沈染只说了证书被弄丢学校推卸责任,却没说离开家乡的真实原因是王志南的背叛,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,什么是真实?三年蚀骨的爱,在物欲的现实面前是那么的不堪一击,这个世界还有真实吗?

“简直是岂有此理!”段承志气得拍案而起,“名牌大学怎么能出这种事,学校的管理也太成问题了,这是对学生的前途不负责任!”

此时沈染的泪已经干了,她凝视着窗外爬满镂花铁栅、姹紫嫣红生命力极强的带刺的杜鹃花,心想,我会像这花儿一样顽强、美丽……

第二天,沈染破天荒地早起晨练,又把院子里的花浇了一遍,就坐在爬满绿萝和水君子的藤萝下,拿出刚买来的《广州日报》和《南方都市报》,认真地看起来了招聘广告。

吃过早饭,她用段承志的电脑飞快地打了简历就出门了。七月的阳光晒遍了每个角落,城市好像燃烧了一样,女孩们手上五颜六色的小花伞、身上新潮的吊带和超短裙使整座城市更加妩媚动人。

太阳像是有意和她过不去,直射下来烤得她像刚出炉的红薯,她方才后悔不该拒绝段承志要自己搭顺风车的好意。

正是上班高峰,马路上人头攒动车辆拥堵,按地图上的标志她找到公车站,在人群中左冲右撞,好不容易才挤上没有空调的廉价公车,已经是一身热汗了。车厢里闷热得像个蒸笼,形形色色的人挤在一起,体味、汗味、烟味混合在一起,空气中散发着难闻的味道。

每到一站都有广州话和普通话报站名,好像在提醒她,这里是异乡——广州。

她穿了件鹅黄色无袖T恤,白色纯棉短裙,被夹在三个男人中间,身

上的热汗顷刻就变成了臭汗。好不容易熬了两站,突然一只“咸猪手”悄悄向她伸来,她的脸倏地一直红到脖颈,身体本能地向后躲去,谁知刚躲过那只咸猪手,一个硬邦邦、热乎乎的东西,蠕动着顶在她浑圆微翘的臀上,血一下子冲到头顶,她的身体一阵战栗,猛地转头怒视着那张猥琐的刀条脸。

一阵骚动,周围的目光全都射在她那张涨得通红、美如桃花的脸上,人们的眼光中,好像一切都是她的错,都是美丽的错……

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男人,同情地努力将自己的身体偏过去,腾出一点地方让她躲开。她感激地朝他点点头,看来还是有好人哪。

“北京路到了,去新大新商场、广百大厦请在这里下车。”听到报站,下车的人们开始向车门挤去,刀条脸淫心不死,挺“枪”跟着她挤去,她不动声色地继续朝车门口挤,就在踏出车门的瞬间,她蓦地回过身嫣然一笑,刀条脸浑身一酥涎着脸贴了过来,说时迟那时快,她对准那个淫贼的小腹就是狠狠一脚,他捂着小腹倒了下去像杀猪一样号叫起来。“哇噻!”这两天的郁闷一下子发泄了出来,“痛快!”她跳下车笑着一溜烟钻进了人群。

马路两旁大型商场、写字楼、宾馆饭店、五花八门的广告牌令人目不暇接,往里一拐就是广州最繁华、人气最旺的北京路商业步行街。

沈染走进一幢写字楼,按保安的指点乘电梯直上十二楼。走廊里有几十人在排队等待面试,她靠墙排在最后。等了一会儿面试开始了,最前面的人进去不到十分钟,就低头擦着汗走了出来,看到他这副样子,她赶紧从手袋里拿出小镜子,仔细检查整理了一番,直到确定自己的仪容无可挑剔才放下心来。

门又开了,从里面出来的人经过她身边,手里的复印件落在了地上,她下意识地弯腰捡起,是一张大学的学历证。看到它,她的心疼得像被使劲拧了一下。

快到十二点才轮到她进去,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身穿名牌衬衫的中年男人,经过一上午的面试,他有点疲惫,懒散地靠在老板椅上。看见沈染进来,他的眼前一亮,心想:她皮肤的质感太好了,简直就是天然的象

